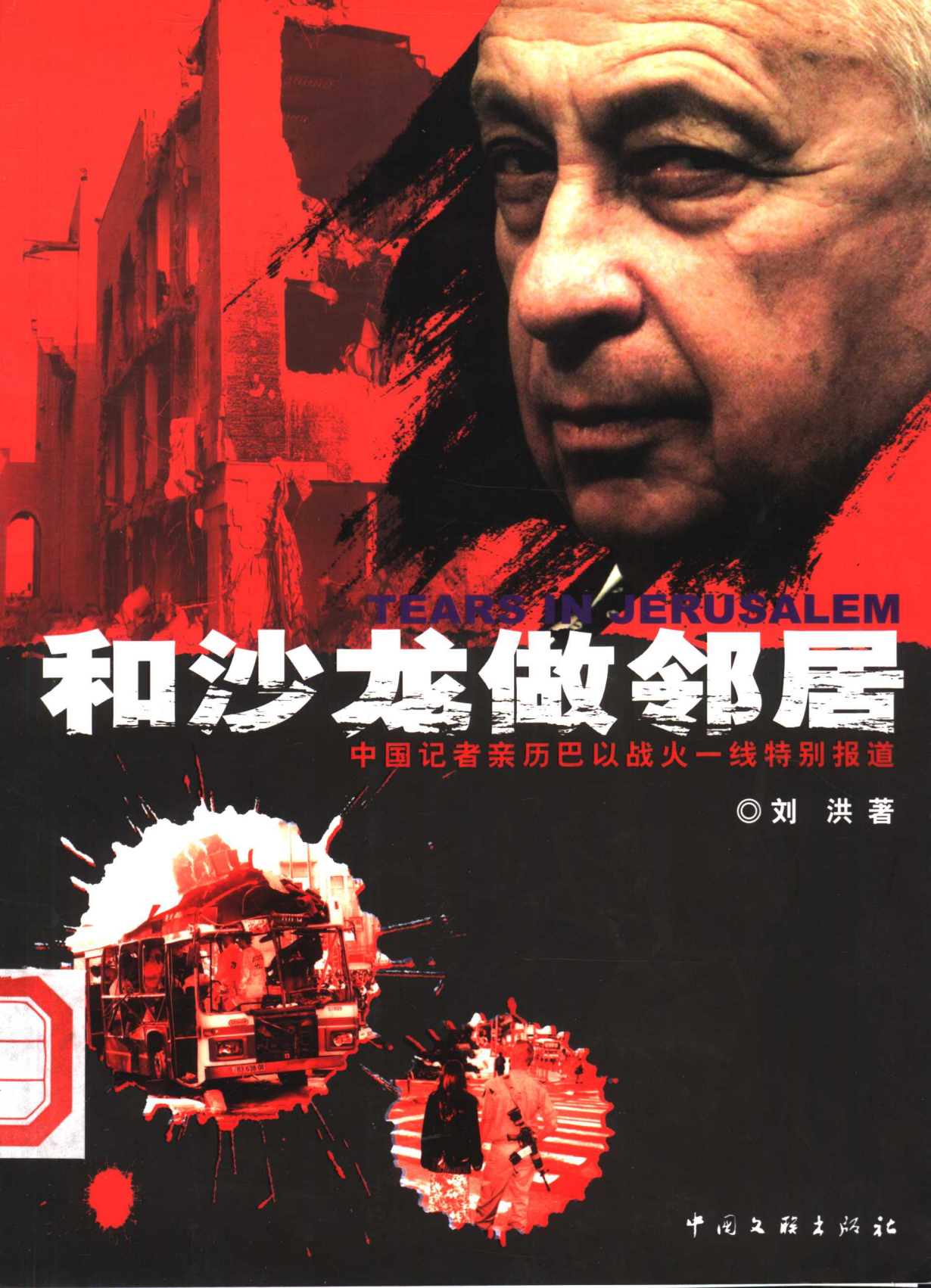




TEARS IN JERUSALEM

和沙龙做邻居

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

◎ 刘 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刘 洪 著

和沙龙做邻居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沙龙做邻居/刘洪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8

(卡帕记者丛书)

ISBN 7-5059-5051-7

I. 和…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479 号

- | | |
|------|----------------------------|
| 书 名 | 和沙龙做邻居 |
| 作 者 | 刘 洪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丛书策划 | 戴 东 |
| 责任编辑 | 戴 东 |
| 责任校对 | 王小芸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
| 开 本 | 787×960 1/16 |
| 字 数 | 280 千字 |
| 印 张 | 19.75 |
| 插 页 | 1 页 |
| 版 次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13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5051-7 |
| 定 价 | 32.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序

我又想起了那白色的城市

马胜荣

我在电脑屏幕上读着刘洪的书稿，一位新华社年轻记者的书稿。书稿中的文字使我想起了那座白色的城市，一座令人神往而又有些怯意的城市，想起我去过的以色列的一些地方。

在我到过的城市中，耶路撒冷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耶路撒冷“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它的“主调是白色，房子是白的，围墙是白的，晚间的灯光是白的，甚至街道的路面也泛着白光……。我觉得‘圣洁’是描述耶路撒冷最合适的字眼。虽然这并不是宗教信徒把它视为‘圣城’的理由，但是在我看来，白色的确为它增添了圣洁的色彩。”

在以色列，我到过哭墙，去过拉宾的墓地，上过戈兰高地。在拉宾墓前，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和平之歌》，眼前出现了那张拉宾胸前衣袋里被子弹打穿了的歌词……”

戈兰高地留给我的印象同样深刻。那里没有战争的景象，看到的只是农业耕作区和牧区，惟有累累弹痕的残留墙壁提醒我这块高地上发

生过战争。

但是，刘洪的书稿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种景象。他在《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写道：“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多战争边缘的生活，我出离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止硝烟的悲伤。”他是这样描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检查站的：“检查站被认为是以色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一旦这里松开口子，自杀式爆炸者将能顺利潜入以色列城市，以色列将永无宁日。但巴勒斯坦人进不了以色列，那处于最前线的以色列士兵，就成了武装分子最可能攻击的对象。”“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年轻士兵，有可能几分钟后就成为另一个世界的魂灵。”

2
序 这是一个年轻记者在以色列采访的感受，是武装冲突带来的结果。我这样一个短时间的造访者是很难观察到的。

然而，刘洪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看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里。行囊是出门必带之物，但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却是危险之物。“2004年夏天，我完成在耶路撒冷的两年任期离开以色列，从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境。由于行李太多，我只能先将一个超重的行李放在一边，然后去托运其他行李。但就一会儿工夫，我突然感到了不对劲，因为听到好几个警察在高声喝问：‘这是谁的行李？’”当刘洪承认是他的行李后，警察冷冷地看着他，问道“你？怎么能把行李放在一边，旁边没有人看护。你想干什么，让大家恐慌吗？要知道，这是在以色列！”

短短的一段描述，以色列人当时的心里压力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了。

巴勒斯坦人同样在不安的状况下生活了一年又一年。在加沙、在阿拉法特的官邸前，刘洪的这种感受是极为深刻的。他记录了一位巴勒

斯坦母亲写给犹太人母亲的信：

我们和你们，
阿拉伯人的母亲和犹太人的母亲，
也许今天我为我丈夫哭泣，
明天你又要为你的儿子悲伤。
太多的流血，
我们心中充满苦痛，
我们和你们，
应该走到一起，
带着良知，带着爱，
架起一道通向和平的桥梁，
……

这哪里只是一首诗，这分明是来自心灵的呼唤！

独坐书斋是刘洪的乐趣。但是，作为新华社驻战乱地区的记者，刘洪又怎么能坐得住。他到以色列各地采访过，去加沙采访过……他采访过阿拉法特，采访过以色列领导人……刘洪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把中东地区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上的广大受众。

对于刘洪书稿中的描述，肯定有人会觉得他写以色列的篇幅比较多。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常驻耶路撒冷，接触以色列人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他看到以色列人伤心，他也伤心；他看到巴勒斯坦人心酸，他也心酸。我为之深深感动。

在我熟悉的记者中，到过战乱地区采访的记者并不多。在上个世

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柬埔寨的丛林中采访过战争，穿越过布满地雷的原始森林。此前，我从未听到过真正战场的枪声和炮声。当我第一次听到交战双方的枪炮声时，我的心跳得很急，非常害怕。当然，我担负着记者的任务，必须到现场采访。我想，刘洪和他的同事们在耶路撒冷的感受和我多少会是相似的。

新华社派到战乱地区采访的记者越来越多。我们深信，一个记者离新闻源越近，他所采写到的新闻价值就越高。在波黑战争中，在科索沃战争中，在阿富汗战争中，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到战争前线采访，发回了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稿件。他们的勇敢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在我看来，中东地区事实上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是十分不容易的。年轻的刘洪在自己的新闻工作中的这段经历虽然很艰苦，但也是难得的。我祝愿他有更多的建树。

2004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 / 1

和平路茫茫，满目尽血光。

在巴以地区久了，对于冲突、流血、杀戮，总有一种异常疲惫的感觉，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废墟，当子弹射来时，当石块砸在身边时，我领教过危险，感受过恐惧，更不幸留下过伤痕。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我看到了悲壮中的阿翁，烈士暮年，无限感慨在心头……

第二章 泪垂耶路撒冷 / 19

在这块是非之地，我见过了太多的爆炸，场面血腥我却总还能承受。我后来想，或许我毕竟还是爆炸的旁观者，毕竟死的不是自己的亲人。但当和我同样肤色、说同样语言的同胞倒在血泊中，我再也止不住泪流——没有先兆的，长叹着，泪水溢出眼眶。当我向全世界发出国人遇害的最快消息，这种“第一”却让我心中充满负罪感。

第三章 在等待爆炸的日子里 / 25

在耶路撒冷，所谓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爆炸的来临。我每次出门，都尽量避免带黑色背包，因为这会被警察认为里面可能藏有炸弹。亚辛、兰提西被杀后，以色列保持了长时间的反常平静。我庆幸这时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更多的以色列人却感到恐惧。一位朋友对我说，这种等待爆炸的心情，就像等待楼顶上那一只还未落下的鞋子，急迫、慌张。

第四章 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 / 38

很抱歉，我每次见阿拉法特，对他来说总不是一个好时候。要么是以色列军队正对他大打出手，他的官邸炸成废墟，要么是巴勒斯坦内讧，他和某位接班人势不

两立……在他生命最憔悴乃至他将不久于人世的传闻中，我被邀请与他共进午餐，看到他眼中饱含着泪水。

每次合影时，他总是很亲切地用力握住我的手。可以说，我见证了 this 叱咤风云的人物正进行着生命最后的悲壮搏击。

第五章 谁是犹太人的朋友 / 63

偌大世界，谁是犹太人的朋友？美国自不必说。欧盟？俄罗斯？关系太淡了。以色列现在最看重的一个伙伴，就是中国的邻国印度。随着以色列将本已卖给中国的“费尔康”预警机转给了印度，印度和以色列的军火交易进入了空前发展，印度军力出现飞跃，一个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轴心的联盟正浮出水面。

第六章 目击死亡 / 71

没有一种死亡比这种死亡更加惨烈，没有一种现场比这种现场更让人感到恐怖。当一次又一次听到那沉闷的一声响，当站在残肢横陈的自杀式爆炸现场，我总有一种震撼和恐惧，我总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明天一觉醒来，梦魇就此消失。

在现场采访时间长了，总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司机对我说：你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尸体味道。我不相信，把手心伸到鼻前，确实如此……

第七章 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 / 80

沙龙一次情不自禁地说：“看到中国农田里插秧的妇女，我立刻想起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收藏中国邮票……但友好并不是中以关系的全部。“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使中国看到了犹太人的不可信，以色列大使被斥为“骗子”。

第八章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给我们的警醒 / 92

看犹太人纪念纳粹大屠杀，都是一次心灵阵痛的

过程——为犹太人历史上的悲剧遭遇，更为我们纪念活动中的种种缺陷。我在南京完成了大学学业，南京的一些纪念细节却让我耿耿于怀。向犹太人学习吧！他们深入民族骨髓的纪念，与我们某些人对历史的淡忘，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当我们在指责其他人遗忘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又真正记住了过去？

第九章 没有阿拉法特的圣诞节 ∠ 103

听多了爆炸和枪声，烦躁中的我，格外向往宁静。何处是胜景？似乎惟有伯利恒了。每当踏步这个两千年前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城，聆听教堂悦耳的钟声，我总有一种恍惚和平的感觉。和平绝不在这里！圣诞教堂传来过枪声，即使在最隆重的圣诞节，我也看不到几个游人，只见到一把空着的椅子，留给被困在废墟中的阿拉法特，椅背上，搭着象征阿拉法特的“地图头巾”……

第十章 站在巴以冲突之源——圣殿山 ∠ 113

犹太教古经典写道：“世界可以比作人的眼睛。眼白是围填世界的海洋；眼珠是住人的大地；瞳孔是耶路撒冷；瞳孔中的人脸就是圣殿。”巴以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最大症结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归属。2000年沙龙闯入此地，引燃延续至今的杀戮。当我被特例允许进入这个冲突之源，看到层叠在一起的历史遗存，我更有一种怆然涕下的感觉，为眼前杀戮，为渺茫和平，为两个仇恨似海的兄弟民族……

第十一章 我是只孤独的鸽子 ∠ 123

当今以色列，谁是英雄？沙龙一世枭雄。佩雷斯更是人中俊杰，这位当年打开中国之门的关键人物特意通过本书问候中国读者：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表示敬佩。但你能想象吗？年过八旬的这位和平老人，会当面向我吐出“我有时也很孤独”的感慨。在他80寿辰之时，一条抗议标语猎猎作响，我走上前去，一阵寒意涌上心头，上面写道：“希望你不要再庆祝下一个生日。”

第十二章 杀红了眼的“超限战” ∠ 140

同事叮嘱我，千万不要与以色列大兵犟，更不要对哈马斯麻痹大意。因为现在是“超限战”——双方都杀红了眼，都在道义悬崖边较量，任何疏忽，都很可能葬送你小命。弱者哈马斯的利器是“人体炸弹”，已无所谓具体攻击对象，即使受害的是同情他们的人们。强者以色列的回应则是巨人的咆哮：三军用命、枪炮齐发，扒房抓人、连坐惩罚，甚至直接将枪口对准无辜平民。

第十三章 谁是犹太人 ∠ 150

作为最抗拒同化的民族，犹太人在两千年的离散中，为了生存，也不可避免地与周边民族杂居、通婚，因此早不是一个纯种民族。比如，我在耶路撒冷初见来自河南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老金时，如果不是他头戴犹太小帽的装束，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且还讲一口粗重的河南话……

第十四章 耶路撒冷大雪无痕 ∠ 160

没有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没有了抬棺的游行，没有了子弹的喷射，也没有了坦克的横冲直撞。雪，对耶路撒冷来说，总是一个节日。只有在圣洁的雪天，山路封闭，人们才不必担心自杀式爆炸，我作为记者才能真正休息一下，才能看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难得的亲密打闹。大雪无痕，随着隔离墙的不断延伸，不知何时能抹平两个民族间深深的裂痕。

第十五章 和沙龙做邻居 ∠ 170

在世界所有记者中，我离沙龙最近，因为我就是他一箭之遥的邻居。虽然是“鹰派”，但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他孩子般的笑，异常天真。

尽管保镖阻拦，他还是主动与我握手。沙龙的另一面，是经常“祸从口出”的话篓子，新闻不断。但千万不要认为他僵硬，绰号“老狐狸”的沙龙，正成为和平的最大赌注。

第十六章 匕首,插在中东心脏部位 ∠ 182

戈兰高地像一把匕首插在中东心脏部位,插在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心头。中东5次战争中最惨烈一幕在这里发生,无敌的以军在这里遭受最严重的创伤。在寒风中,我登上戈兰高地,看到“眼泪谷”里犹太人母亲飘飞的眼泪,看到到处的废墟、雷区,以及德鲁兹人故乡难归的呜咽。

第十七章 在以色列的中国人 ∠ 194

一位以色列同行说,许多外国劳工,最怕的不是爆炸,而是警察——每次爆炸发生后,总有一些伤者自己挣扎着离开现场。他们是黑工,其中不乏有我们的同胞。在这片狭小土地上,已有7名劳工倒在了自杀式爆炸中。战乱下的生活是现实的,盲目的偷渡更让人痛心。在埃及边境,以色列士兵曾朝中国偷渡者开枪,一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死在了枪口下。

第十八章 以色列“人民公社”的蜕变 ∠ 208

中国的人民公社,给人们留下了一段苦涩的记忆,但想不到吧,在以色列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有许多真正吃“大锅饭”的公社——基布兹。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公有社会运动,以色列的上层社会,三位总理从这里走出。但在时代大潮下,基布兹正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和改革,一些领导人告诉我,基布兹必须向中国学习如何发展……

第十九章 无敌军队的背后 ∠ 221

以色列将领告诉我,他们国防战略的核心是:以色列输不起哪怕一次战争。因为在以色列的背后是地中海,他们无路可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全民皆兵的国防架构,让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善战、无敌的军队。紧急状态下,全国十分之一的人能立刻上战场。伴随着动荡的局势、地缘政治的变动,以色列军事之剑越

来越锋利，同时，军人思想发生着嬗变，新军国主义正在抬头。

第二十章 在沙龙官邸“挂上号” ∠ 233

与沙龙做邻居，麻烦事肯定不少。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常有，频繁的安全检查更是难免。当然，玩笑也不少。比如去拜访沙龙，许多有经验的记者往往穿着拖鞋，而且往往还要提着裤子。为什么？因为皮带头都是带铁的，肯定要解下由机器检测。就因为跟沙龙做邻居，一不小心，我一介草民竟然在官邸“挂了号”，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第二十一章 春节里的噩耗 ∠ 239

2003年的春节，我接到犹太朋友们含着泪打来新春祝福的电话——就在这一天，“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爆炸，以色列第一个宇航员拉蒙陨身苍穹。犹太人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之后，面临着梦想的破灭，因为身为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的拉蒙是以色列重生和奋斗的标志，他是犹太人逃避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他的命运似乎是犹太人历史性悲剧的宿命。我听到了犹太人发自内心的哭泣，听到一个小女孩的自责：是我的嫉妒导致拉蒙不幸。

第二十二章 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 ∠ 250

千古以来，为防御外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高筑墙”。柏林墙已倒，以色列却又修建了“现代长城”——隔离墙。当我沿着高墙一路采访，墙高让人感到压抑，仇恨更令人感到震撼。墙的两边，两个民族的心都在流血。沙龙辩护说：好篱笆出好邻居。但一个反对修墙的以色列和平人士，竟在接受我采访之后不久，倒在了巴勒斯坦黑枪之下，同时遇害的，还有两个正在听妈妈讲故事的小孩子。是什么让巴勒斯坦人如此残冷？墙能保护以色列？还是会毁灭犹太人？

第二十三章 与“人肉炸弹”亲密接触 / 271

平生第一次走进监狱，就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肉炸弹”接触。当一个手拄拐杖的巴勒斯坦老犯人出现在眼前，我再度领略了两个民族的仇恨似海。较量继续在监狱中进行，“人弹”时刻谋划着暴动……

第二十四章 没有硝烟的第二条战线 / 281

我曾不止一次接到以色列政府发来的邮件：以色列将驱逐数百个带有偏见的记者。我不害怕，因为我相信我的报道非常公允，以新闻办公室主任对我也很熟悉。但这并不能避免以色列和中国媒体发生正面冲突，一位中国记者的批评文章被以色列严重抗议，一名中国女记者遭以色列驱逐。但拿记者撒气，沙龙正在走入误区。

第二十五章 沙龙、阿拉法特恩仇录 / 290

作为一个典型的强者和弱者间的对抗，“以色列的恺撒”沙龙总是追击者，屡战屡胜；“不败的阿拉伯将军”阿拉法特总是不断后退，屡挫屡战。与戏剧性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同，经历了太多仇怨的两位老人，不可能存在双赢……而今，阿拉法特已经故去，没有了阿拉法特这个对手的沙龙，又将如何……

后 记 / 297

第一章 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

和平路茫茫，满目尽血光。

在巴以地区久了，对于冲突、流血、杀戮，总有一种异常疲惫的感觉，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废墟，当子弹射来时，当石块砸在身边时，我领教过危险，感受过恐惧，更不幸留下过伤痕。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我看到了悲壮中的阿翁，烈士暮年，无限感慨在心头……

这是我在《新民周刊》上一篇文章的题记。2004年春天，巴以局势走到了火山爆发的顶点。沙龙在忍耐了十来年后，终于出手了：3月22日，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他的轮椅被炸翻，淤血一片；4月17日，一个月未到，他的继承人兰提西也被炸弹炸得粉碎。

沙龙杀红了眼。哈马斯在悲壮中更铆足了劲。亚辛被暗杀后，哈马斯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地震式”报复；兰提西死后，哈马斯又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火山爆发式”报复。

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多战争边缘的生活，我出离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止硝烟的悲伤。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坠。出门，似乎都成了一种历险，谁能保证“肉弹”没有在我楼下游荡；喝水，总有一点心慌，谁又能保证水中没有被混上毒药？类似的新闻我自己本人就曾不止一次报道过。

凤凰卫视的老朋友胡一虎、萨文在每次连线之后，总要再三叮嘱：注意安



◎巴以的春天，没有灿烂阳光，只有横飞的石块、子弹和血腥

全，安全第一。

我总是一笑：“习惯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也是没办法的。”在这非常时刻，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发生什么，也没有人敢打包票不发生什么。谁又能说，我所住的楼房下明天不会被武装分子突然安装上炸弹，我下次就一定还能与电视台连线呢？

耶路撒冷，以色列军方将领告诉我，他们已将安全工作提到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拉姆安拉，巴勒斯坦的政治大本营，则是一片风声鹤唳。

独坐书斋，是我的乐趣。但在动荡的日子里，置身四面杀喊声的环境，我又怎能坐得住？

沙龙——阿拉法特，拉锯战的两端

4月18日，兰提西被杀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摄影记者高学余，问他想不想

一块去拉姆安拉。

我得知，以色列军队已全面包围了该城，大批军队就集结在外，就等沙龙最后的命令：突入城内，对阿拉法特下手。

老高是一位50余岁的老同志，干活却有拼命三郎的架势。2003年，新华社摄影部评其为优秀摄影报道记者。

一拍即合，我们迅速从耶路撒冷赶往拉姆安拉。虽然一个是以色列掌控下的行政中心，一个是被围的巴勒斯坦首脑所在地，但这两个城市，实际的距离也就十分钟车程。

在这块逼仄的土地，10分钟，就是拉锯战的两端。一边是沙龙的磨刀霍霍，一边是阿拉法特的不屈抗争。三年来，几经交手，各有胜负，卷起多少血雨腥风！

一路上，老高还对我的新闻热情感慨万千：“我是老同志了，单身出去习惯了，你们还年轻，像这种太危险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不通知你们为好。”

但既已出来，额外的考虑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采访顺利，一路平安。如果真发生什么，只能是对不起了，我亲爱的家人。

穿过“生死线”，进入拉姆安拉

出耶路撒冷，我们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疾驶五分钟。连片的石头房子远去，道路变得颠簸。前面就是卡兰迪亚检查站，进入拉姆安拉最大的关卡。

颠簸，是以色列坦克留下的杰作。经过三年多的围剿，坦克来回的扫荡，巴勒斯坦地区已是一片狼藉，孩子们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门外头更看不到一条平坦的道路。

我有时戏称，这种凹一块凸一块的路，就像狗咬过一样，简称“狗路”。

“狗路”边上，以色列士兵正在换防。刚到的麻利地穿上防弹衣，下班的则相互寒暄着。旁边，则是一排排冷森森的枪支。几个年轻的士兵还在相互打闹，不时拉动枪栓，朝我们这些贸然访问者作瞄准姿态。

检查站被认为是以色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一旦这里松开口子，自杀